

初穎故事

信集



保存



忠信堂四刻分類註釋合像初類日記故事卷之四

信集

修身類

運甓勵志

晉陶侃

字士衡鄱陽人

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齊外暮運百甓

於齋內人問其故

問其運甓所以之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時晉江左中原中原之地為劉石所

侃欲效

過於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嘗語於人曰

大禹聖人

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衆人與聖人分量不同尤當勉力

倘優逸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無以國驕人

周周公

名姬

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

魯國

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初刻

信集



弟成王之叔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沐濯髮一飯三吐哺食在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大賢人子之之往魯國切不可

敦仁類

嫁前令女

宋鍾離瑾

鍾離瑾

宰江州

德化縣以女嫁縣令許君將出

將欲

諭胥魁市

婢送嫁

胥魁市輩之

明日胥與老嫗

嫗老人

引一



女子來問其何人荅曰撫府人也女受命戒不敢有他言之若嫗女子一日鍾離君視事來歸見屏後女子流涕有戚容君疑其家叱罵詰之詰究荅



曰不然此非有某之父曾令是邑不卒與母俱亡妾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今以妾應命市婢見明府追思吾父不覺涕零瑾驚呼牙僧問之漢質於老吏具得其寔瑾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婢

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

謂不可使前

當撥吾女婿

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更候一年別為女奩篚以歸君之子可

乎許君荅書曰處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獨專仁義

謂其怜前令之

婿以嫁之乃

顧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

女卒歸許氏其後瑾於燭下治事忽見一老人拜於庭下云吾是邑

前令由一女在歎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逐今蒙怜憫嫁遣故來相謝



公緣此仁德增壽一紀十二年官至台位三台之位語畢遂不見後瑾官至龍圖閣侍制贈少師

竟娶瞽女

宋劉廷式初議姻入太學越五年登第歸中進士則定婚女已獲瞽笑

瞽目女家貧甚不敢復言不敢言及廷式涓日成礼涓擇女家辭曰

女子既為廢人不能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但此友某若不娶遂無所歸吾先評之矣雖瞽目負吾初心哉

不以未瞽而定約已瞽而輟婚也竟娶之後生二子相繼及第

尚義類

棄子全孤



晉程嬰趙盾門下客也主相趙盾與大夫屠岸賈有隙

賈以計滅盾之族盾公主尚要公主名曰尚遺腹子名武

賈索之不得能嬰以藥循茂武嬰見故人公孫杵

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杵曰曰予為其難我為其易於是杵臼取他兒匿山中他怕程嬰杵

為武也嬰出謬曰謬許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

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存嬰與俱匿晉宮中後十五年武長嬰

以寔告方謀族賈報之亦歲岸竟自殺釋嬰以下報宣孟及杵臼趙

字宣孟南宋立廟祀之看生朔生武看孫也

好選公產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有一子不肖遠之父逐中富人病且

死悉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財產及與其婿使久之其子丐於途

富人乞食于余孝基惻然謂曰動朕感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

食何幸孝基遂使灌園其子甚力勉力孝基察之知其能自新無前

不肖又使管庫遂以其父所委之產歸之委託也謂以其子不數年

孝基卒其友教輩遊嵩山忽見旌旗駟御滿野也從如守土大臣竊

視專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其方既驚且詢其所

以其詢其夜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焉



應物類  
言訖不見



不發盜惡

漢陳寔字仲弓在鄉間平心卒物時歲荒民飢有

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正色

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

以性成遂至於此言人性本善初至為惡之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

投於地稽首請罪寔徐曰徐徐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

常守清貧令遺絹二疋來二斗盜感謝而去

不治刺客

宋韓琦封魏領陝西四路招討使駐延安忽夜有人攜短刀至卧房

內遽舉帷帳魏公起問誰曰某來殺諫議刺客自言又問曰誰遣汝

宋韓琦 內 魏公 招討 延安 刺客 諫議 誰遣 汝



來者曰張相公命我來時張元善曰公渡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

白某不忍得諫諍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不治此事治完也

俄有守碑卒碑城上報城櫓上得金帶刺客雷金帶而去

方便類

帶還婦人

唐裴度

字仲立 河南人

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絹於釋迦欄楯上緹青毳帛 月黃色也

謂音消德也如佛号也音音祈祝良久不取而去

度徘徊於廊廡間往來不見其遺忘追付不及待

亦不至寄法其度持歸詰旦復携往候之詰旦明

婦哭至度問其故婦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



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賂津要

略以則予人也津要謂常路勢要之官也

遺於此處老父不測之村無所逃其度遂還其物

還其所婦人拜泣留謝其一請其其一公不受後

相者見之密度聲也頃異大驚曰公必有陰德及

人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貞元初擢進士第後相四朝封晉國

公四王曰不宗曰 宗曰宗文宗也

金還失主

宋寶馬鈞不為為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元夕往延壽寺燒香忽於階

殿階側得遺銀一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且詣寺候失物之主須臾

見人涕泣走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寔告曰父犯罪大辟大辟死也編





懇親知貨有金銀若干借將贖父罪明以金納官昨暮以一村知

置酒昏也醉忽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寔遂與同歸以物還之

加以惻憫有贈賂惻憫於其情復有贈人夜夢祖父曰汝三十無子

壽且從矣汝有陰德將延壽三紀三紀六年也賜五子榮顯後公至在

諫議大夫致仕生五子皆登高第長曰儀札部尚書次曰儀札部侍

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侃參知政事五曰儔起居郎門風家法為一

時標表標以取法當時

陰德類

出游埋蛇

楚孫叔敖為兒時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



無帶後以害人也此還也比及憂而不食母問其故

良問其憂不叔故泣而對曰開見兩頭蛇者必死向

也吾見之恐矣母而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谷

曰恐汝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

吾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蓋天之慶高而听卑汝

必與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今尹官名執政之官

治獄不寬

漢于公主海為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恐妨婦嫁自

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自辨于公爭之不得孝煩死東

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於孝煩墓遂雨比所平決皆不恨目



皆生也。于公閭門壞中門父老與謀治之。聖中象著老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與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信為御史大夫

麥舟助葬

宋范純仁嘗主東吳得麥租五百斛千斗舟載以歸道會石曼卿自言三喪皆在淺土欲葬之而此婦無可與謀者先夫悉以麥租與之車



騎到家拜父待立父曰東吳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為三喪未瘞留舟陽時無郭元振無以告者郭元振以十四貴父曰何不以麥舟付之付也堯夫曰已付之矣同仁如此

遺愛類

兩郡相爭

宋杜祁公衍字世昌封祁國听獄訟明敏審不愈精屢決疑獄人以為神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州二邦之民爭之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我公也汝何有焉



名墮淚碑

昔羊祜字叔子平馬

為荊州今江陵都督以仁義愛民祜樂音不山水

每風景好不必造峴山置酒言談終日祜卒南州人聞祜喪莫不流

慟為之罷市人皆感之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立碑建廟四



時祭其焉望其碑者皆為流涕

名蘇公堤

宋蘇可字子瞻眉山知杭州杭本浙海之地水泉鹹苦其水可飲唐別

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飲朕湖水多葑葑菰之根人瘵

開治葑積湖水為長堤募人種菱蓮於池中菱蓮二歲收其利以

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

其崇存愛

周召公奭召地名公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

合其棠之下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愛人以樹故詩詩曰蔽芾中梁勿剪

勿伐召伯所茇音不○茇草舍也所

號桐公竹

宋寇準為相因用丁謂愛貶雷州道出公安不過

翠嶺不竹植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之心有負於

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後竹漫生及去公死

於雷州詔遷葬道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植地以紙錢掛之竹果成

林邦人神之因號桐公竹因不自為



廟



忠信堂四刻分類註釋合像初穎日記故事卷之四畢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left page.







110X  
531  
4